



陈铨教授小传及其他



刘海声

一 生平

陈铨，又名大铨，号逸卿，也名涛每。行五。出生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岁次癸卯八月初五，地点为富顺县城内盐井街。

铨幼年读书于江阳书院内的富顺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到成都就读于省立成都中学。在该校结业后考入北平（即现在北京市）清华学校（尚未称清华大学），肄业整七年。随后留学美国，就读于阿伯林大学二年半，得硕士学位。再转学德国，入克尔大学学习三年，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中德文化」，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时年三十三岁。是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底由德返国，回故乡富顺。

次年，（公元一九三四年），铨经清华大学老师吴宓教授介绍，任教于武汉大学，授文学课程。一年后，转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

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向我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后，清华大学迁湖南，旋迁云南省昆明，合并于「西南联大」。公元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陈铨到国立中央政治大学任教，居住重庆，抗日战争结束后，陈铨于一九四六年秋到上海，任同济大学外文系主任，兼上海《新闻报》资料室主任，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市解放。

解放后，陈铨仍执教于同济大学，任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到南京大学，在外文系德语专

业任教，曾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担任过基础阶段德语、德国戏剧等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编有德国戏剧教材，译有《冬战》等剧本。任教期间，师生群众反映尚好。

一九五七年，陈铨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摘帽。一九六九年初因病逝世。

十年浩劫中，陈铨曾受审查。粉碎“四人帮”后，经南京大学复查，除解放前写反动剧本和文章的问题，本人早已交代外，未发现其他政历问题。一九七九年一月，学校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对陈铨的错划右派给予改正，并恢复其教授职称及政治名誉。

三 著 作

陈铨在北平读书期中即开始写作。最早写的是《革命的前一幕》，其次是《天向》。前者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者由新月书店出版。

在美国阿伯林大学读书时，陈铨写成《冲突》，《徬徨中的冷静》。

在德国克尔大学读书时，写成《冷苻》，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出版时改为《再见冷苻》。

随校迁昆明后，写成《野玫瑰》、《黄鹤楼》、《狂飙》。其中《野玫瑰》（剧本）受到当时进步的文艺界的批判。

到重庆任教后，又写《无情女》、《金指环》、《兰蝴蝶》。当时有人戏作对联云：“兰蝴蝶插野玫瑰；无情女戴金指环”。

陈铨的短篇小说与故乡富顺有关者，有《欢迎》，写其从德国返富顺时事，载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新年特大号的《东方杂志》。另有《狂飙》、《天向》、《徬徨中的冷静》，均以富顺人事为题材。据他与弟雄岳谈，《天向》中的人物，虽系虚构，但确有以当时人为模特儿者，不过不是真名姓而已。

寒 素 集

陈铨之父陈智府，别名正心，榜名伯龙。生于清文宗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时住富顺县城下北路瓦市炭厂沟。清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经宜宾提督学院陈孟侯考取第十六名附生。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授陕西例贡捐贡生，随即由吏部注册候选儒学训导。

陈智府娶妻胡氏，生子大照、大经，女四仙、芸仙，胡氏去世后，继娶吴氏，系我县黄葛滩凤鸣湾人；生子大金、大铨、大闻、大璋，女大芸。吴氏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四月歿于城内试院街同兴和宅内。

陈铨最初由家庭作主与本城试院街肖氏女颜舜订婚。颜舜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因病未婚而逝，时年二十三岁。先是陈铨于颜舜去世之前一年（一九二四年），曾以读书念切，预计非十余年后不能亲迎成家，转嘱颜舜勿以彼为念，亲朋邻里对陈颇有批评。颜舜死时，陈铨时年二十二岁，正在北平清华学校读书，曾有《悼未婚妻肖氏》诗三首寄回，兹录于后。

燕台日下玉钩斜，噩耗传来怅落花。悲到深时伤命短，忍于静处数归鸦。异乡有梦空缭绕，来日方长肯怨嗟。此后家心真简淡，一船书卷任天涯。

昨宵风雨苦摧残，荷叶飘零不忍看。尚想家贫怜母逝，
知伊母已接家常，
谁遣。谁知天意忍孤寒！芳魂久恋关山远，心事频留晓月阑。明岁果然还故里，痴情空倚旧阑干。

欲把私衷诉上苍，负心人说我妻惶。功名我亦怜身世，家国君应
罹乱亡。早有痴心图拯溺，愧无密语教端详

去岁余以读书念切，预计非十余年后不能作室家之想，转 ~ 3 ~

囑其勿以我为念，而谣逐纷起，群不
我谅，今日思之，尚有余痛。

从今十载休提起，
余决计此后
十载不论婚

事，以
明我心。 妾切情怀不忍忘。

后来，陈铨在清华大学执教时与邓昭常女士结婚。邓昭常系江津县白沙人，原川南师范校长邓鹤舟之女，生两子：长子光群，清华大学毕业，现在邮电部北京某厂工作；次子光还，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现在广西某师范学校教师。

四 诗 词

陈铨虽有小说、剧本问世，但其诗词却未见刊本。长年执教外地，故乡亦难获其手稿。现将其早年寄回家中之诗词数首录后，亦可见其学问之非浅也。

薄命词 民国十五丙寅，为同学陶君之妹
作传，并作此以挽之。

残红片片飞如雨，枉字声声春无主。从言女儿多薄命，可怜玉骨锁黄土。陶家有女字葆权，姣小聪明只自怜。丽质休将针线弄，痴心欲把砚磨穿。初入小学惊师友，弱幼从不落人后。放学归来已夕阳，滔滔故事娱阿母。十二从父之长春，长春地僻无通人。灯前阿父谈书史，环生妙趣意无伦。倍怜两弟意拳拳，严师长姊一身兼。闺阁书香何朗朗？谁知红粉倚青毡。十五来津入师范，学勤不顾肌容减。深宵静读不知寐，惊起人家灯黯黯。学书学史已颇凋，潜心板致复朝朝。温良能得同侪喜，假期未舍不须招。二十业成教小学，师生信有融融乐。若将温语导顽童，欲把春风代鞭扑。陶家书信一朝来，忽将平地起音雷。伤心怕听枝头鸟，催人快把嫁衣裁。漫道人间歌好球，对郎强笑又低头。凭他泪眼夺眶出，

偷向粧台只暗流。阿母何须将儿劝，儿身敢把他人愁？陶家自昔有令名，此日下堂儿不愿。愁到深时二竖侵，对郎恭谨意弥深。寒月入窗人静后，枕边红泪任侵淫。躯弱怎禁剧病缠，此身久已付苍天。最怜肠断香消日，薄情天夫婿竟南旋。遗墨犹存人去矣，空闻弟妹呼阿姊。一杯黄土永沉埋，往事不堪重提起。我闻痛史长叹嗟，女儿命薄信如花。春风初拂桃花岸，依依残照望归鸦。

西江月 春日晩行民国十七年戊辰三月于清华园

月色溶溶荡漾，园林处处清华。蹉跎树影乱啼鸦，愁绪满腔无那。昨夜春风又起，今朝红杏又芽。心情无奈总如麻，教放如何放下！

犹记去年今日，阶前绿草如茵，轻衫浅笑总宜人，别有一番丰韵。往事而今已矣，东风回首酸辛。桃花零落可怜春，一抹斜阳梦冷。

诗 四 首

接东伯来书，内函兰清七绝一首。时方积课如山，愁困已极，勉为步和而江淹才尽；力短心长，乃借兰清原诗每句为首句，成七律四首。如此强借，未免无赖，望兰清恕我也。民国十九年庚午阳历五月七日，由美阿伯林大学寄回。

满院萧萧落叶新，西来秋色正愁人。情深只愿痴情死，梦后犹怀好梦频。八载萍踪成幻影，一腔心事任沉沦。天涯何幸逢青眼，落纸挥毫如有神。

西风欺我病经旬，十二阑干月若银。叶底莺声成绝响，天边雁迹杳无垠。红巾谁拭英雄泪，白眼何堪瘦削身。宿鸟枝头忽惊起，隔邻何事犬信信？

愁看今日斜阳处，万里关山隔暮云。几树啼鸦惊扰扰，千章红叶落纷纷。胡儿不解汉儿苦，旧绪方消新绪繁。最喜故人书东至，开缄杂览意欣欣。

不见青山见世尘，天将愁绪付诗人。清歌漫抚娇儿卧，妙韵初翻锦字新。幸有知交能共处，岂无胜地任逡巡。南辕北辙自珍重，欢迎

到处岂忧贫？东伯为任泰君，兰清其夫人。去岁在阿校同学，今东去剑桥入哈佛大学。贵州人。

丽贤为刘丽贤女士，阿校同学，因病退学，东去纽约依婶氏养病。广东人。

昨闻啼鹊声，心绪正怆怆。今日复何日，挥手送君行。同是居异乡，同是远游人。翘首望故国，故国正刀兵。奈何君复病，别我作东征？春风池水绿，新月柳枝横。感此忧我心，无以遣中情。愿君加珍重，莫听杜鹃鸣。

鹧鸪天 民国十九年庚午四月，由美阿伯林大学寄回富顺。

红杏枝头春鸟啼，啼痕尽处夕阳西。一春花鸟愁多少，万里关山烟树迷。风习习，草萋萋，怜他坠粉与沾泥。算来只怪心儿软，强把相思字暗题。

愁到深时百绪繁，怪他明月太无情。披衣缓步窗前立，远树微闻啼鹊声。还静数，已三更，满腔热泪向谁倾？篱边梨树应知我，摇曳枝头宿晚莺。

张懋萱先生传略

陈茂枢

先生，名兴嵘，字懋萱，生于一八六二年，富顺狮子场（现在狮市公社）石堡嘴人也。前清廪生。早年攻读于江阳书院，时书院山长为县人简伯璋先生。张先生与简光照能久为同窗，至相亲厚也。

先生性谨严，不苟言笑，然与人交平易近人，备极谦逊。先生苦学深思，手不释卷，其家人常于先生睡梦中闻其吟诵诗文，以是博闻强记，为时人所称道。余贯文先生以典故出处偶有遗忘，曾言“请教张老师”。先生为文朴质，多用白描手法。潜心于史学，史籍记载，类多能背诵，于《四史》所下之功夫尤深。

入民国，张先生曾任富顺游民习艺所主任。后县中发放赈济物资之类。县当局常请先生主持之，以其办事公正不苟，而又以清廉自持也。

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先生于张先生之道德学问极为赏识。宋为张之前辈，宋之科名文名较之张为高，“平生风谊兼师友”，即可作为张与宋之情谊，而此种情谊，即以宋赞赏张之道德学问与乎张对宋之尊崇为其纽带。

二十年代富顺编写县志，县志为官修，例为县令负责，顾挂名而已，其负实际责任而总其成者为监修，宋育仁实司其事，张先生则任编写县志总编辑。其时省方聘请宋育仁主持编写省志工作。宋育仁即常川住省，编写县志事务一以委之张先生和陈伯昂，陈伯昂逝世后，张先生一人独任之。大凡志书体例之决定，典章制度之考证，以及正名辨物，纠错析疑，宋与张经常书札往还，反复商讨，期于至当。张

先生为总编辑，负有催稿收稿之责，有时又自己撰稿，所收志稿又作初步之审阅，备极勤劳。

嗣修志馆内部发生裂痕。总纂卢庆家（光绪丙子科举人）在修志馆内之门徒欲使其师取代宋育仁监修之职，以宋育仁长期住蓉，遥领富顺县修志馆监修之任为不负责任，攻击之不遗余力。张先生以为兹事体大，如宋去职或将影响县志将来成书之质量，是以坚持宋继续任监修。张先生曰：假使卢庆家曾是翰林，膺监修之职，余将心悦诚服。故张先生对此事之主张非私也。

各门类志稿经张先生一再督促，逐渐完成，交张先生彙集保存。此时，拥卢派向张先生施压力，囑其将志稿全部交出，由卢庆家定稿。张先生曰：若无宋监修通知，则断难从命。乃将志稿彙集情况与来自馆内之胁迫函告宋育仁，宋育仁随即囑张先生将全部志稿护送去蓉。其时交通不便，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先生以六十七岁之高龄跋涉于富蓉道上。

张先生去蓉后，住宋育仁寓所，二人即将全部志稿进行审阅，决定取舍。取用之志稿，有错误之处予以纠正，须继续考证者继续考证。存疑者存疑，反复商讨，最后由监修定稿。历时约一年多，始告完竣。张先生于此期间内，工作余暇，阅读地方志一百多部，其好学勤奋如此。

全部定稿，决定编排顺序后，即言及付梓事宜，宋育仁之意修县志亦名山事业，再加审核，拟推迟出版。张先生曰：修县志，历时久，糜费巨，不见成书，县人颇有责难，亟应付梓以副县人喁喁之望。宋乃捐弃己见，由张先生作序言一篇，于是《富顺县志》（宋志）于一九三一年问世。

县志修成后，张先生即归故里，深居简出，与人无争，曾一度移

居县城，与高能久过从甚密。一九四〇年富顺被日本飞机轰炸，仍迁居故里，一九四七年寿终于里第，时年八十五。

论曰：予髫龄即闻诸先辈，张懋萱先生之品德博学为县人所称誉。既后，亲炙之余，益觉县人之赞羨非虚也。

或曰：张先生落落寡合，“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未免失之迂拘。予曰：不然，先生处末流之世，刁风败俗，人欲横流，虽他人财物，必据为己有者，大有人在。不取诸人，则先生之风，适可以针砭世弊，不与诸人，亦不可一概而论也。与诸人，则必有取诸人之一方，若取非其道，不与诸人，又何伤？

张先生对县入之一大贡献，则为编写宋志，此亦为县人公认之事实。宋志踵段志而作，有明至前清，海内县志享盛名者三，段志其一焉。宋志成，粲然可观，不独为四川之名志，抑且驰誉全国，真不愧为踵段志之作。宋志成书之功绩，凡从事斯役者均有荣焉，工友亦不例外，而张先生之功尤著。

宋志为富顺县保存一宝贵之文化遗产，现今县人进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宋志将发生一定程度之作用，其历史意义之深远也如此。

宋志于张先生之劬劳虽已提及，然张先生之为人以及宋志成书之过程，其详不可得而闻也。岁序迁移，流光易逝，不有记载，则张先生之为人及其生平事迹，必将随时光之清失而湮没无闻。

予不揣庸陋，勉为执笔，发潜德之幽光，扬清芬于将息，其庶几乎。至文笔之工拙，则曩所计也。

※※※※※※※※※※※※※※※※※※

富顺抗日救亡剧社

※※※※※※※※※※※※※※※※※※

林永年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县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成立“富顺县抗敌后援会”。（地址在文庙崇圣祠）各区成立分会，各乡镇成立支会。县城内中、小学校教师、学生，爱国青年，群众共一百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抗敌后援会宣传组，于本年九月由中、小学教师、学生、青年三十余人筹备成立救亡剧社。采取游艺募捐来筹集剧社基金。

开始准备服装、道具等工作，排演独幕话剧“一片爱国心”和三幕话剧“国破家何在”。于十月十日在县城药王庙剧院首次演出。以义卖方式，不定票价，有很多同胞出于爱国热忱，以十元、五元、一元来购买座票，连演三场，场场满座，共募得基金约一千元。

首次演出后，继续筹备在三八年元旦正式成立“富顺县抗敌后援会救亡剧社”。决定上演张道藩编着的四幕话剧“最后关头”。社员们夜以继日地紧张排演，赶画挡子、景片，制道具，借服装，布置午台等工作，整整忙了七十多天，于三八年元旦在药王庙公演，连演三场，观众挤满，群众纷纷要求续演，为了满足群众愿望，又续演三场，效果很好。

当时情况由于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抗日救亡的宣传材料很少，远不能满足群众需要。同时，各学校宣传队都来索取材料，在这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乃组织教师八人，把报上刊登的动人事迹和本地抗日救国的典型事迹，编成民间形式的唱词，剧本，如“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销灭日货”、“~~剷~~除汉奸”、“做军鞋”、“送寒衣”等等三十余种，暂时供给宣传需要。恰好重庆大学学生抗日流动宣传队和北京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巡回宣传队到富顺宣传演出，赠送了我们很多宣传材料，除唱词外，有独幕剧选，歌剧、街头剧、活报剧、哑剧等二十余种。其它不断收到大批送发的宣传材料，除剧社排演外，还翻印送发各学校宣传队和乡镇分、支会。

县立中学学生何希侬（何泛渔）出于爱国热忱，把一些抗日救亡的资料，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荷叶、大板、莲花落、单簧等民间形式的演唱材料配合演出，极受群众欢迎。

中山初级中学女生部音乐教师陈颐仲组织学生三十余人的歌咏队，在演剧间隙时间，配合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河南人李俊同他的儿子李长青，因家乡沦陷，以武术卖药为生，到我县后参加了剧社，表演拳术、大刀、长矛等，技艺精湛，群众极为欢迎。他说：“我们的游击队就是用大刀、红缨枪，杀得敌人落魄丧胆”。于是群众纷纷请求李老师教国术。因此，县民众教育馆开办国术训练班，聘请李俊为教师，参加者有中、小学学生、青年约八、九十人，每天早上在文庙内教练。三九年下年李俊患腹疾，数月未愈，经济紧迫，自以为懂得一些医理，用宝剑从左侧腹部截开，登时肠溢地上，无法收拾，感染细菌，抢救无效，约半日死于文庙崇圣祠左侧屋内，全体社员捐赠经费，置买棺木，开追悼会，送柩，葬于城西玛瑙山麓。其子李长青年~~仅十四~~五岁，由县人袁品成收为义子抚养，不久亦患病死去。

宣传活动：为了扩大宣传，分县城宣传和农村巡回宣传。

县城宣传：每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除午台演出外，还到街头宣传，观众如堵，交通断绝，加上学校宣传队在街头同时宣传，所有街道都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和呼声，鼎沸全城。

~ 1 1 ~

农村巡回宣传：在距城三十里左右的乡镇每逢星期日是赶场时期，演出午夜两场，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效果很好。

剧社演、职员，大多是中、小学教师、学生，每逢寒、暑假期组织到农村巡回演出，历经三八年三九年四个寒暑假，先后走遍了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乡镇。

演出效果：赶乡镇逢场天，演出午、夜场。每到一处先演街头剧，事先演员在路上化装好，进场就敲起锣鼓，拉到广场，先由李俊以武术拉起圈子然后演出，观众内七层外八层的围的水泄不通，踮足引领观看，看到日寇的残暴行为，同胞遭受的惨痛凌辱，无不切齿痛恨，有的掉泪，有的丢钱，有的骂声不绝。记得有一次到赵化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演张老头，卢亚甫演女儿，我正演到用鞭子抽打女儿的时候，突然从我背后伸出一支大手，把我执鞭子的手紧紧捏住，顺势在我背上击了一拳，还骂：“你这老头，对亲生女儿如此心，你下毒手，我也要……”，正在这一刹那，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要动手！人家在演街头剧”。这才罢休。

在乡镇演出时，有多处乡镇的观众也跳上台打汉奸，打日本鬼子，如在牛佛演出歌剧“东北小景”中的汉奸被观众打了两拳；在代寺演出活报剧“强者与弱者”中的强者被观众抓下了台；在童寺演出话剧“张家店”中的日本兵侮辱妇女，观众痛哭流涕的跳上台，打了日本兵几拳，并说：“老子看到痛心，打你几下才出得了我心头的恶气”。有的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枪毙汉奸”的口号，此起彼伏，轰动全场。

一九四〇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我县城被日寇轰炸后，演员分散，每逢节日才上演宣传。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调集演员演出阳翰笙编著的四幕话剧“前夜”后，剧社活动由此终结。